



3月23日,北京靓婴童的月嫂在参加培训考试。该中心月嫂证上印着“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”的字样。月嫂并不是一个单独的职业。

新京报记者 秦斌 摄

核心

谁吹起“天价月嫂”泡沫?

北京、上海月嫂最高月薪超过1.5万元;月嫂专业技能被公司夸大,产妇存在盲目追捧

龙年出现“天价月嫂”,在北京、上海,她们佣金最高已超过1.5万元。

媒体或呼吁政府加强监管,或探讨高价月嫂是否“物有所值”,但都忽略一个有趣的现象:月嫂这个连单独职业都算不上的家政工作,为何收入能高于一个医学博士?

本报记者调查众多产妇、月嫂,以及采访专家后发现,“天价”由两股合力造成,一方面,当代产妇对婴儿护理常识匮乏,盲目迷信月嫂的专业性;另一方面,月嫂公司夸大月嫂服务的专业性,并用“月嫂证”、简单培训等方式,打造出一个“新职业”,赚取高额佣金。

北京家政服务协会会长李大经表示,月嫂工作技术含量低,构不成一个新职业。但“天价”只是市场行为,政府不应干预,应让市场自身调节。

有专家说,年轻的宝爸宝妈,自学一些护理常识,多保持些理性头脑,天价泡沫,自会破灭。

龙年吉祥,生子扎堆,各地月嫂价格也在疯涨。北京、上海收费最贵的月嫂,佣金已超过1.5万元。其人力成本,远高于一个经过多年专业培训的医学博士。

然而在专业人士眼中,月嫂只是个普通的家政服务工作者,连单独职业都算不上。

“我们的社会怎么了?”章蓉娅,协和医院妇产科医生,在谈及这个话题时懊丧地嘀咕了一句。

她是个冷静的旁观者,没有卷入到抢购月嫂服务的市场中。她的宝宝四个多月。月子期间,她只是请父母过来搭把手。

相比章蓉娅,张钰没有那么冷静。

这名27岁的公司白领,已怀孕7个多月。3月20日,她在市场转了一圈,发现龙年月嫂价格“贵得离谱”。她马上给老公打电话,“赶快!找个靠谱的月嫂,涨幅赶快赶上黄金期的楼市了!”

“产妇都疯了?”

产妇张钰在医院发现母亲们都在请月嫂,其中特级月嫂11800元,而4个月前才6800元

张钰坐月子的观念是从母亲那儿继承的。

母亲叮嘱她,月子期间不能出门,不能下地,不能开窗,不能沾水,不能洗澡,不

能看书看电视……不能那个不能那个,诸多禁忌。

虽然是80后,但张钰相信这些。

张钰担心孩子出生后的手忙脚乱。那么小的孩子,连抱都不知道怎么抱,她坐月子又不能累,怎么给孩子换尿布,听说还要观察黄疸。张钰和丈夫商量,必须找个专业月嫂。

张钰母亲不同意,她坐月子时,压根没听过“月嫂”一说。她强调,自己可以来照顾张钰。

张钰不相信母亲的育儿理念,认为落伍了。她看同事请的月嫂,又是给新生儿做操,又是给产妇催乳按摩。这些母亲肯定不会。

自打张钰去朝阳妇幼保健医院做产检,每次都能碰见来拉活儿的月嫂。

3月20日上午10点,一个四十多岁,皮肤黝黑,身材健壮的女人迎上来,问张钰要不要请月嫂。她称自己叫王姐,河北人。

王姐说,她做了五六年的月嫂,经验丰富,还会做月子餐。这是张钰产检以来在医院碰到第六个前来兜生意的月嫂。

与前几位一样,王姐始终强调,龙年月嫂是稀缺资源。“你看看这排队的孕妇,比地铁一号线的人都多,晚了就请不到好的了。”说着话,王姐把公司宣传单塞进张钰怀里。

看着王姐指甲缝里残留的黑泥,说话时唾沫横飞。张钰摆摆手,转身走了。“太能说了,不靠谱。”

瞅准一个孕妇上厕所的功夫,她找了个座位坐下。几乎每次来产检,楼道里都挤满了孕妇,从分诊台到楼道转弯处,叫个号,护士都要扯着嗓子喊,跟菜市场一样。

旁边两个孕妇在聊天,说今年是龙年,估计分娩量会超过20万。她们也在找月嫂,发现好月嫂难找。

张钰溜了眼手里的价目表,特级月嫂11800元。她清楚地记得,四个月前,传单上印的是6800元。

张钰有些坐不住了,心里想,“产妇们都疯了。”

盲从,还是盲从

吴莉请月嫂只因她们会催乳、会做月子餐;产科医生章蓉娅说,这些专业性被社会夸大了

张钰开始逛各种母婴论坛,上面的内容看得她心惊肉跳。

有月嫂给宝宝吃安眠药;有月嫂挑拨婆媳关系;有月嫂用冰水拍打宝宝的脸。

张钰看到两则最离谱的帖子。一则是,有月嫂要求雇主每天煮鸡汤给自己喝,并要求雇主每天保证月嫂两个苹果,每天晚上要看两集电视剧。

另一则是,一个月嫂样

样都好,却借口老家有事,把客户“辞”了。原来,这个订单是五个月前以6000元的价格签的,如今接到一笔9000元的单子,月嫂就“跳户”了。

月嫂花费比保姆高出几倍,服务又不“专业”,张钰很纠结。

张钰给好友吴莉打电话,向她取经。两年前,吴莉请过一名4800元的高级月嫂李阿姨。电话里,吴莉却向她倒出一大堆苦水。

“千万不能找这个阿姨。”吴莉的声音几近控诉。

面试的时候,李阿姨把自己吹得天花乱坠,一到家里,承诺就不兑现。说是会催乳,结果只按摩了两天,没有达到催乳的效果。说是自己会做十多种可口的月子餐,整个月子下来就做了两种,酒糟鸡蛋和鲫鱼汤,吴莉一说不好吃,她就不做了。最主要的是,李阿姨居然给宝宝穿纸尿裤都不掏边,一点也不细心。

吴莉当时请月嫂的情形,和许多产妇一样,一是周围很多朋友都请,二是相信月嫂能提供专业服务。吴莉承认,当时有些盲从,没有细想,那些所谓的专业服务到底意味着什么。

让产妇最看重的有两项服务,催乳和做月子餐。

协和医院妇产科医生章蓉娅说,其实这两项服务的效用,都被社会夸大了。

(下转A11版)



各种月嫂培训也推高月嫂的价格。实习生 杨程晨 摄

新京报记者 周亦楠 北京报道